

THE
RAINBOW

COMES

AND

GOES

彩虹 来了又走了

一位母亲、一个儿子，关于生命、爱和失去的对话



[美] 安德森·库珀 Anderson Cooper 葛洛莉娅·范德比尔特 Gloria Vanderbilt —— 著 王岑卉 ——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THE
RAINBOW

COMES
AND GOES

彩虹
来了又走了

[美]安德森·库珀 Anderson Cooper 葛洛莉娅·范德比尔特 Gloria Vanderbilt —— 著

王岑卉 ——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彩虹来了又走了 / (美) 安德森·库珀, (美) 葛洛莉娅·范德比特著; 王岑卉译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9.3

ISBN 978-7-5442-9253-5

I. ①彩… II. ①安… ②葛… ③王… III. ①回忆录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421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-2018-045

THE RAINBOW COMES AND GOES by Anderson Cooper,
Copyright © 2016 by Anderson Cooper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
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This edition published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
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彩虹来了又走了

〔美〕安德森·库珀 〔美〕葛洛莉娅·范德比特 著
王岑卉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李玉珍
策 划 好读文化
封面设计 林 丽
内文制作 一鸣文化

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50 千
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9253-5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

我的母亲，来自一个早已消逝的世界，一个不复存在的时代。我向来把她想象成滞留此地的访客，来自遥远星系的使者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她来自的那颗星星就已燃烧殆尽。

她名叫葛洛莉娅·范德比尔特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总是试图隐藏这个事实，不是因为我羞于承认——绝对不是——而是因为，我希望大家在知道我是她儿子之前，先了解我这个人。

“范德比尔特”是个赫赫有名的大姓，我很高兴不用背负这个姓氏。我更喜欢“库珀”。这个姓没那么麻烦，聊天时被介绍给别人的时候，不会出现令人尴尬的停顿。说真的，“范德比尔特”这个姓有历史，也有包袱。就算你不知道我妈妈那精彩纷呈的人生，单凭这个名字，就足以让普通人产生种种期待和预设了。然而，她真正的人生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

我妈妈的成名时间之长，超过现今在世的任何一个人。她一出生

就登上了头版头条，不管是好是坏吧，总之她此后一直活在聚光灯下。她的成功和失败都摆在台面上，供人们评头论足。她经历过种种人生，做过演员、艺术家、设计师和作家。她拥有过巨额财产，后来被骗光钱财，又凭一己之力东山再起。她惨遭虐待，缺父少母，丈夫早逝，儿子自杀，经历了无数伤痛和背叛。如果换作其他任何人，缺乏她的坚强意志，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。

她是个幸存者，但不像其他幸存者那样铁石心肠。她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坚强的，但铁石心肠？那可说不上。她从未长出厚厚的盔甲，变得麻木不仁。她选择保持柔弱，对新的冒险和新的可能性敞开心扉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是我认识的人里心态最年轻的。

我妈妈现年九十二岁，但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这么大年纪的人，她也不觉得自己是这么大年纪的人。人们常夸年纪大的人“像过去一样敏锐”，但我妈妈比过去更敏锐。她对自己的过往经历洞若观火。过去牵挂纠结的小事，如今已不再重要。她对自己的人生理解透彻，而我才刚开始感悟人生。

2015年年初，过九十一岁生日前的几个星期，妈妈得了呼吸道感染，始终没有痊愈。这是她这辈子头一回身患重病。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感觉有多糟。当时，我正要飞往海外做报道，登机前才打电话给她，告诉她我马上就要走了。为了不让她担心，我像往常一样，等到最后一刻才打电话。她一接起电话，我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——她呼吸短促，

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真希望能告诉你，我立刻取消行程，赶回了她身边。但我没有这么做。我根本没想过她会身患重病，也许这个想法掠过了心头，我只是不愿继续往下想。我正要去海外做报道，我的团队已经先行启程，这个时候叫停已经来不及了。

我离开后不久，她就被紧急送往医院。这是我回国后才知道的，而当时她已经出院回家了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她深受哮喘的折磨，呼吸道感染一直没有好转。有些时候，她连走路都走不稳。她的身手不再矫健，动作不再敏捷，有好些天甚至下不了床，这些都是她难以接受的。她的几位密友在前段时间相继过世，她这辈子头一次感觉到“岁月不饶人”。

“我还想再多活几年呢。”她告诉我，“我还想多创造点东西，想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未来会发生什么事。”

随着她九十一岁生日的临近，我开始思考我们母子俩的关系——从我儿时到现在，我们母子俩的关系。我开始怀疑，我们真的够亲密无间吗？

爸爸和哥哥去世后，留下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。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应对丧亲之痛。爸爸是1978年去世的，当时我十岁。哥哥卡特在1988年自杀身亡，当时我二十一岁。在那之后，我的直系亲属只剩下妈妈一个人了。在伴我长大的至亲里，她是唯一尚在人世的。

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的母子关系。我妈妈不是那种你会去寻求学习或工作建议的家长。她拥有的是来之不易的真理。唯有经历过跌宕起伏，体验过爱与失落、欢喜与悲伤、梦想与心碎的人，才能有这样的领悟。

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妈妈甚少谈及自己的人生。她的过去始终是个谜。她的父母和祖父母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。对于她动荡不安的童年，或是她遇到爸爸之前的经历，我可谓一无所知。而正是那些形形色色的事件，将她塑造成了如今的模样。即使在我成年之后，她身上还有许多东西是我不了解的——比如，她过往的经历，还有得到的教训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开口问起过。她对我的事也知之甚少。人在年轻的时候，往往会对父母有所保留，要么是感到尴尬，要么是心怀怨恨，在这上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

我们长大成人后，情况会有所改变。但我们通常不会去寻找新的沟通方式，只会避免讨论复杂的议题，免得碰上棘手的问题。我们总觉得时间还多得很，到时候再说也不迟。然而，世事无常，很可能到最后就来不及了。

我不希望有话来不及对妈妈说。因此，在她九十一岁生日当天，我决定和她开启一番全新的对话，探讨她的人生。探讨的不是琐碎无聊的细节，而是真正重要的东西——她的人生经历中我不知道或不了解的那些。

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聊了起来，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。妈妈刚刚开始用电子邮件。起初，她的邮件只有简单的一两行。后来，随着她渐渐习惯用电脑打字，邮件也越写越详细，越写越具体。正如你将在下面读到的，那是极其私密的回忆。她告诉了我许多从未当面说出口的事。

生日当天早上，她给我发来了第一封电子邮件。

九十一年前的今天，我来到了人世。

我想起了葛楚德姑妈写给我的一封信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在生日当天收到的。

“想想看，你今天就满十七岁了！”她写道。

而今天，我已经整整九十一岁了——比那时睿智得多，但内心深处还是十七岁。

人生的答案是什么？

人生的秘诀是什么？

真有所谓的秘诀吗？

那封邮件和那三个问题，为我们的对话拉开了序幕，最终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母子关系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双方都没有料到，我们母子俩竟能变得如此亲密无间。

我想，许多父母都希望和成年子女展开这样一番对话。而这番对话，

让过去的一年成了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。通过打破我们之间那堵沉默的高墙，我以超乎想象的方式，加深了对妈妈乃至我自己的了解。

现在我明白了，对于生命中重要的人——无论是父母、孩子，还是爱人、朋友——想要改变和他们的关系，永远都不嫌晚。你只需要敞开心扉，卸下伪装，放下始终无法释怀的成见，还有长久以来的轻蔑态度。

我希望，接下来的内容会对你有所启迪，让你重新思考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，也许还能帮你和挚爱之人展开全新的对话。

毕竟，此时不做，更待何时？

目 录

一 人生：曲折离奇的过往	001
二 孤岛：困惑、挣扎与领悟	036
三 成长：狂喜与悲伤	077
四 家庭：关于爱与失去	133
五 伤痛：与过往和解	168
六 生活：爱就是一切	184
后记 把梦想变成现实	208

一 人生：曲折离奇的过往

母：今早醒来后，我想起了过去的一幕。十七岁生日那天，我沿着麦迪逊大道大步前行，急着去见男友。

我能感觉到小女孩的那股兴奋劲，那股期待劲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回到了十七岁。

但我已经不是十七岁，而是九十一岁了。

我再也不能迈开大步，再也不能匆匆前行。那时，我不知道，如果人活得足够久，竟然会连这些小事都做不到。十七岁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也没有想过这个。我知道“老去”这种事会发生，但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，而不是发生在我身上。也许那是因为我跟大多数人不一样，从小就缺父少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我没有经历过从生到死的循环。

对于活到九十一岁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。怎么这么快？我真的准备好了吗？

既然已经九十一岁了，那就意味着我接近了人生的终点，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能英勇无畏地冲过终点，给挚爱之人留下美好回忆，离开人世后还能给予他们力量吗？

直到今年染上流感、患上哮喘之前，我都坚信美好时光还在前面等着我。上帝保佑，我这辈子都活得健健康康的。发现自己竟然躺在担架上，被救护车送往纽约医院，我一时惊呆了。三十七年前，你爸爸怀亚特·库珀就是被救护车送往纽约医院，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。

得哮喘的感觉简直糟透了，就像被止血带缠住了喉咙。你会喘不上气来，感觉近乎窒息，忍不住想：“难道一辈子就这么结束了？这就是我的死法？噢，上帝啊，行行好，我还不想死呢。”没错，全是些陈词滥调，可是千真万确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只要拥有健康，你就能独立自主，掌控人生。病魔会攫取你的灵魂，让你时而充满希望，时而沮丧失望，担心自己永远不会好起来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我都将不复存在。我孤苦无依，独自面对这个终极事实。

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呢，身体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背叛我？你懂的，背叛你的不是年纪，而是身体。随着身体状况不断恶化，你的精力会逐渐流失。最后，你会只关注自己的健康，关注身体的每个变化，每处疼痛。你会把时间浪费在看医生上，而不是用于工作和生活。

你知道英国诗人阿尔加依·查尔斯·斯温伯恩的那首诗吗？

抛开生命的痴恋，
舍弃希望与恐惧，
谨以简短的祈祷，
感谢冥冥的上苍；
所幸生命有尽期，
逝者长眠不复醒，
纵使河川长逶迤，
终将安然入海流。

时光将引领我们往何处去，答案人人心知肚明。人生道路的终点并非机密。我们手牵着手，以蜗牛的速度缓慢前行，步履不停地朝着同一个方向、同一个终点走去。

死亡。

在日记里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我在纸上留下了一团污渍。你无法否认，也无法逃避。我越是努力擦拭，那团污渍就越明显。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像它这么真实可靠，这么确凿无疑。死亡就像出生一样不可避免，它是我们为出生付出的代价。

至于我们会怎么死去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要是身患绝症，我们可以选择自行了断。但在内心深处，我始终坚信，自己会在睡梦中

安然逝去。

我还有个模糊而疯狂的幻想，希望死亡不会降临在我身上。我这种不靠谱的乐观精神，大概是从外婆劳拉·戴尔芬·基尔帕特里克·摩根那里继承来的。我一直喊她“姥姥”。她的遗嘱里白纸黑字地写着，她下葬前四天，要请两位修女轮流守着她敞开的棺木，确保她没有突然睁眼，确保她真的死透了。

不管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，我都心知肚明，总有一天“你”和“我”都将不复存在。等那一天到来，我们都被抛进无尽时空，再也无法回头。

不过别担心，我的病已经见好了。昨天晚上，我梦见自己飞上了几千亿英里外的冥王星，就是科学家派出航天器给它拍照的那颗矮行星。简直是小意思。

子：摩根太姥姥让修女在她的棺材旁边守上四天，确保她真的死透了？我都不知道还能找修女来做这个呢！

我没法想象活到九十一岁会是什么样子。我还有几个月才四十八岁，但直到现在都没法接受呢。我以前没告诉过您，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最多活到五十岁，因为爸爸就是这个年纪去世的。

医生反复向我保证，我会健健康康活过五十岁，但我一直半信半疑。觉得自己最多活到五十岁的好处在于，这会激励你在年轻时多做点事，我是打算这么做的，但现在“长命百岁”的前景让我对之前的

计划不确定了。

显然，我没能继承摩根太姥姥的乐观精神。我知道，您小时候跟她很亲，但除此以外，我对她基本一无所知。

我一直挺好奇的，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，您从来没说起过去的经历。我和卡特六七岁的时候，已经对爸爸的童年经历了如指掌，知道他是在密西西比州小镇奎特曼的农场里长大的。他经常说起他的兄弟姐妹，还有他们大家庭的故事。他跟我们说过他和父亲的纠结关系，还有他跟故乡的紧密联系，但您从没提起过您的家人。您是觉得提起这个话题太难吗？

母：我从没想过跟你或卡特说起我的童年。我的早年生活混乱不堪，充斥着奇闻异事和毫不真实的细枝末节，要想把它们有条理地讲出来，就像要把弗兰兹·卡夫卡的《审判》(*The Trial*)和桑顿·怀尔德的《我们的小镇》(*Our Town*)凑到一块儿。

况且，除了给你们说些有趣的故事，你爸爸还能用别的东西展示童年——他是个伟大的摄影师，拍了好几百张照片，可以用来解释他提到的人和事。那些照片里的人盯着相机，个个素面朝天，毫不忸怩。我不禁想到，要是他们知道我的童年有多混乱，会对我怎么看。

当然了，我跟你爸爸讲过我的经历。但试图解释那种种感受，只让我觉得疲惫不堪。那些感受都浮于表面，没有直击内核。

如果给我深爱的男人解释起来都这么难，那我要怎么解释给自己

的孩子听？

我一直不习惯跟别人谈论我的想法和感受。我小时候，大人不常跟孩子沟通。我需要时间，分析自己周围发生的事，弄清别人做事的动机。我小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背后的动机。

我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大概二十七岁。我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，对他说：“我来了，但有一件事我不想聊——我母亲。”

这当然挺可笑，因为这才是我想聊的东西。从许多方面来看，我当时仍然对母亲充满恐惧。老去的好处在于，这种恐惧现在已经消失了。

后来，我换了个心理医生，从他那里获得了奇妙的体验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服用致幻剂 LSD 被视为一种神奇的新疗法，能让患者深入潜意识中尚未被发掘的区域。医生问我想不想在他的监督下试一试，我急切地答应下来。

直到今天，那次体验还让我记忆犹新，似乎它就发生在几小时之前。

我发现自己回到了 1925 年，变回了小婴儿，躺在纽波特我父亲家里的婴儿床上，他则奄奄一息地躺在隔壁。我听见脚步声穿过走廊，房门打开又关上，人们大声呼喊。那是个夜晚，我知道某些可怕的事即将发生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能逃出婴儿床，跑到爸爸身边，就能阻止那件事发生。但我仰面躺在黑暗之中，紧握双拳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突然之间，周围安静下来。我的房门开了，走廊的灯光映出两个人影，我亲爱的保姆朵朵，还有我父亲的母亲——我的祖母范德比尔

特。她们站在那儿，脸凑得很近，在一片寂静中窃窃私语。我哇哇大哭，扒着婴儿床的围栏站起来，仍然相信只要我能跑到父亲身边，就能把他救回来。朵朵伸手抱起我，轻轻摇晃，祖母拍了拍我，但我仍然大哭不止。不过，她们没有把我带去父亲身边。我被泪水噎住了喉咙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服用致幻剂的体验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。它让我在经过十五年的疏离后跟母亲和解，开始把过去零零碎碎的经历拼凑到一起。

* * *



在你接着往下读之前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妈妈的家族背景，好让你理解她提到的一些事。其中许多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我不得不翻查历史书，因为她从没对我提起过。

我母亲 1924 年生于一个豪富之家，全名葛洛莉娅·劳拉·范德比尔特。范德比尔特家族中第一个抵达美国的人叫扬·埃特森。他是个契约仆人，为了逃离欧洲的贫困生活，1650 年来到位于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定居点。他在斯塔滕岛上安了家，他的子孙后代在那里住了近一个世纪，直到扬·埃特森的六世孙科尼利尔斯·范德比尔特彻底扭转了家族命运。

科尼利尔斯十一岁辍学，到父亲的摆渡船上打工，在斯塔滕岛和曼哈顿岛之间运送乘客和货物。十六岁的时候，他开着